

革命文獻

第四十七輯

討袁史料(二)

討袁史料（二）

壹、雲南首義

一、雲南首義之回憶

李烈鈞

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雲南首義，貴州並起，討袁護國忽忽廿年矣，念當時首義諸賢，及重要幹部多已逝世，若昏庸老朽孱弱病夫如鈞者，尙苟延如斯，不禁悄然而悲。又念昔日轟轟烈烈之義舉及其偉績，則霍然以起，欲爲國人並諸君子告也。雲南首義紀念已舉行多次，其事蹟世多知之者，起義之原因爲討伐袁世凱，袁氏之敗法亂紀，討袁檄文紀之甚詳，其重要者爲傾覆共和，顛危社稷，辱國喪權，媚外借款，傷化虐人，戕賢害義，摧殘國會，荼毒生靈，爵賞由心，刑戮在口，罪惡如此故伐之也。第滇黔本貧瘠邊省，何以能有此驚天動地之舉，此其故則不可不知也。滿清末年，同盟會諸同志分佈於國內各地，圖謀大舉，其軍事人材尤多集於雲南、廣西兩省，民國二年雖討袁失敗，而在雲南之勢力日見蓬勃，且時去辛亥不遠，高級幹部志尙未衰，未

官僚化，亦未軍閥化，革命精神依然奮發一也。雲南風俗樸實，人民勇敢向上，清末所辦講武堂，陸軍小學，體育總校，測繪學堂諸生，及訓練之新軍，皆多英俊，辛亥初年未展其才，未遂其志，澎湃之氣，充滿胸懷，袁氏作亂，賢豪並起，忠義之概，薄於雲霄，得先賢提倡，故後繼有功二也。滇黔當日之義舉，非一黨專權，乃兩黨合作，故得合羣力，收集思廣益之效三也。要言之，卽萬衆一心，精誠團結，有志氣、有勇氣、有魄力、有精神也，此種精神非尋常可比，乃卡莊子打虎精神，故能以護國第一軍定四川，護國第二軍振東粵，挺進軍復由黔援桂，義師所至，國賊胆寒，衰斃不義，共和復活，樹後來完成北伐之基，功誠偉矣。然當時首義諸賢，猶以未竟其志爲憾，且雲南之偉謀義舉，微特討袁護國已也，卽對於片馬問題、滇越鐵路諸問題，亦莫不激昂慷慨，且竭死抵抗之雄心與毅力，蓋滇南人民以爲抗外侮保國權尤緊要也。雖然往事如彼，今日何如，惟國事雖嚴重，苟能急起直追，合全民之力奮勇圖存，必可救之，特必須立大志，鼓大勇，樹信用，重大節，養成打虎精神，更做先總理之大無畏精神，博愛精神，實行民權，運用民力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奮鬥，海市蜃樓，大何足異。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。（黨史會藏原稿）

二、紀念雲南起義之意義與應有的認識

葉楚傖等

中央黨部昨日（二十五）上午十時，在大禮堂舉行雲南起義紀念典禮，到中委胡漢民、葉楚傖、陳果天，王伯羣、焦易堂、陳耀垣、曾養甫、桂崇基及本部職員來賓共約七百餘人。由葉楚傖主席，行禮如儀，首由：

葉楚傖報告 報告略謂：今天是雲南起義紀念典禮。雲南起義的事實，各位一定很明白，其經過與上次紀念肇和軍艦舉義不同，因為肇和軍艦舉義，是本黨同志在秘密時間中，決定策劃，很秘密的進行，從頭到底，完全是革命的秘密軍事運動，不身臨其事者，不能清楚知道。故當時即請親與其事者報告。至於雲南起義，則沒有多少秘密成分，祇是運用其原有的地位，與軍隊公開的披露出來，凡曾見當時之報紙，同時明瞭討袁工作一階段者，無不曉得。不過我們每開一次紀念會必須有除開那時事實以外的意義，今天應有簡單的說明。自從蔡鍔、唐繼堯發出雲南起義討袁稱帝通電以後，即得到各地方的響應，把袁世凱的帝座打碎，且將袁之反革命的生命送掉；我們應當認識此乃一段革命歷史，因此乃完成本黨民國二年討袁之工作，我們在紀念的意義中間，在我個人想來，從沉着地方講也可，就事實而分析看其前後之影響，可作革命過程中的參考，又可得到多少精神中的道理，討袁以後，中國內部，仍在紛擾不安的狀態，在本黨此次統一中國以前，又經過多少的變化，由此聯想到雲南起義之組織，與其影響，雲南的反帝制運動，包含的力量份子，與其平素政治主張是很複雜的，不過於討袁意義之下，偶爾結合起來，此段革命

過程，不過是討袁反帝的宣傳，不能算是本黨革命運動。因為份子複雜，所準備討袁以後的主張，也很複雜。討袁以後，如何建設民國，如何剷除反動，統一的整個計劃，沒有準備好。故討袁之後，紛擾的意見與行動就出現了。假使其時全都聽從本黨總理的指導，能遵照總理的建國計劃，於討袁以後，進行建國事業，則此役之歷史光榮，定比現在多許多或竟能減少本黨統一以前的種種變亂，亦可未知。但其時總理的整個主義與主張，並不能在討袁後全部表現出來，以致討袁以後，重成紛擾局面。因此可得到一個教訓，即要建設民國，肅清反動，非有整個黨的主義，非依總理遺教來實現，一時的成功，還是不鞏固的。袁在世時，似乎聲勢很浩大，但祇各地幾個電報與一部份的軍事行動，立刻便把袁的野心撲滅，埋葬其生命。我們試問為什麼如此容易呢？乃因討袁軍隊是各方原有的軍隊，討袁地位，是各方原有的地位，一呼百應，袁便成為光桿。討袁後沒有整個的指導與主張，各方原有地位，乃造成好多年的變亂，或可以說打倒袁氏，打倒帝制的中心，同時保留了零碎的軍閥，由此亦可得到一個教訓，即非有革命軍隊，不能掃除革命勢力，辛亥成功，雲南起義都很快，而完成以後，皆有變化，即因沒有革命的中心力量所致。總理有見於此，為要剪除反動，所以要以黨來造出革命軍隊，於是乃有國民革命軍的基礎。就事實觀察，所得到的結論，即非有整個的中心力量，建國計劃，所表現的革命偉大運動，雖然一時成功，還是不能解決全部問題，今天就我個人想到的，來報告如此。次由：

胡漢民演說

略謂：葉委員報告的很清楚圓滿，本人再簡單的補充幾句，就是雲南起義，

還有一個意義，大家知道，雲南起義當時主持者，是唐繼堯、蔡鍔、李協和。其實當時唐並不堅決，因為蔡李一到，又有本黨同盟會的老同志楊泰、鄧泰中等大家逼迫他，唐遂不得已隨同幹去，最努力奮鬥者爲蔡李鄧楊幾位。雲南起義是有他的價值的，國人因爲唐能服從正義，仗義起師，所以當時大家很恭維他，但以後即把此目的喪失，唐繼堯到底不明革命的意義，不能繼續雲南起義的歷史，於是其光榮也就天天減少，後半段的唐繼堯就不能得當時一般人對他的那樣好感了。可見一個人的歷史不是偶然的，不是終身用之不盡的，以後把革命精神失掉，聲望也就要差下去了。各位想一想，前十幾年，國人對唐是什麼觀念，以後幾年是什麼觀念，在歷史上得名真真不易，固然還有許多旁人，不能因唐而減其價值，但唐也不能因此多佔便宜。

總理生平對於以前的事，都把他忘記了，天天是進步的，是向前的，就是很大的事，也不記他，每天計劃，是爲將來，爲遠大的將來，本黨同志應繼承此種精神，保持着歷史的創造。更要增加好的歷史，此爲應注意者。還有中國革命，最先大家祇知道民族主義，遂不免有反革命之袁出來，因爲未照總理的主義政策訓政方案做去，幾至連整個民國招牌，也不能打出，自討袁起至袁世凱死，這一段統叫作討袁反帝工作，但也會在民族主義之下，所以窮兇多詐如袁賊者，也不能把民國招牌去掉。袁的失敗如此快，即三民主義雖未全部實現，而民族主義也爲一般人所認識。梁啟超是主張保皇立憲的，而當時亦曾作長篇文章，可見名義定了，主義已相當的得民衆認

識，當時袁的勢力，幾成了中國非袁莫屬，後來鬧到大家都不願意屬他，可見主義人心，比什麼力量都大。洪憲祇開了八十多天，就足證明現在的人，以爲開一個亂子，就可搖動民國，此實夢想。如人心沒有認識，什麼都可以來，但到底人心是認識了革命黨員祇有按照總理遺教，去實行，中國人民現在所認識要求的是和平建設，無論問那一個人，你要和平統一呢？還是要亂七八糟呢？卽如從前問你是要民國呢？還是要皇帝呢？這是容易明白的，現在祇怕的是黨員不能按照總理所指示的去做旁的一切。

王伯群報告 雲南起義當時之事實，略謂：雲南起義，兄弟亦曾參加，故對當時經過，補充一點。自本黨二次討袁東南失敗以後，多數同志，皆赴邊境省分，雲南一事，外邊以爲是唐繼堯主持，實在是我們多數同志在下層蘊釀而成功的。蔡鍔在前北京時，因袁氏帝制自爲，曾派代表二人赴滇，察看情形，並聯絡鄧泰中、楊蔭、戴戡等。民國四年，貴州推兄弟與戴戡赴北京，以袁稱帝，事情緊急問蔡鍔有何辦法，其時袁很利害，四川派了陳宦、馮玉祥等，貴州派了龍建章，雲南派了任可澄，都去監視，可見袁對邊省也很注意。當時兄弟到北京，見蔡把下級準備的情形報告給他，蔡卽立時赴天津，並寫一長信，交兄弟持函往滇見唐繼堯，經三四次之長談，交涉四日無結果，後又託胡瑛同到羅佩金家中商議招集軍隊起義辦法，又由鄧楊聯合下級軍官，一方面電香港促蔡鍔回滇，一方面向下層努力。及蔡到省，醞釀成熟，起義通電，乃卽發出，貴州

經兄弟等運動，結果首先響應，並出師湖南，其時袁派曹錕帶兵由川攻滇，湯壽潛等由湘黔，其兵力大於我軍六七倍，卒以我軍之奮鬪，使袁師潰敗，袁不得已乃下令和平，始有此一點小成績。由此可見當時如果我們稍爲顧慮疏忽，便沒有人來主持，也便沒有此事。唐繼堯自始無動機，乃爲羣力所迫，多年外人，以此功歸唐，實乃不過我們多年沒有說明而已。馮玉祥當時在四川，爲袁効忠，非常強橫，而蔡鍔遺書中查有馮之信函，首先効順者，又爲馮氏，可見馮在那時，即已反覆無常云云，王氏報告畢，即奏樂宣告禮成散會。（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京「中央日報」）

三、革命史上的護國之役

陳訓慈

一、引言

今日爲護國之役起義第二十八週年紀念日。民國四年在雲南首義的護國之役，以推翻袁世凱帝制爲目標，其地域由雲南、貴州以推至於廣西、廣東，更波及湖南、浙江、山東、陝西、四川各省。而參加此次反帝制革命運動的分子，亦包括各方面的政黨與軍人。所以我們今逢此紀念，應不僅追念雲南首義的諸公，尤當詳溯此役前因後果與其在革命史上的意義。

袁世凱之摧殘革命勢力與擴充私人權位，是一貫的企圖；而中國國民革命要推翻這種軍閥政客之頑惡勢力以鞏固民國，也是始終一貫不會中止的運動。在民國四、五年間國民黨最受挫折的

時間，這種反動勢力，洪憲帝制這一齣表現得最暴露，也引起最普遍的反抗；他方面也正因此之故，使反袁的革命活動，得到最廣泛的同情，與普遍的合作。所以民國四、五年間的護國之役，是全部國民革命史上不可分割之一環，也是若干不同力量提携合作以討滅國賊，衛護民國的一次革命運動。

二、三種力量的合流

反對袁氏帝制而與師聲討的通電，是雲南都督唐繼堯領銜，以此雲南居首義之名。而一般國人鑒于軍務院分子之複雜，及其後來錯綜之變化，對護國之役的革命意義每多忽視。實際上，這一次護國之役參加的分子雖然複雜，但在反對袁氏帝制的共同立場上，究竟薈萃了當時全國比較清明有爲的力量，分析起來主要有三方面：一是蔡鍔、梁啓超與戴戡等所代表的進步黨的力量。蔡松坡是發動雲南起義的中心人物，又是實際督師入川與袁氏軍隊作戰的將領，其後功成身退，至今留川滇人士良好的去思。他在民國初年已是政黨領袖，後來進步黨成立，（是民初的共和黨與新組的民主黨與統一黨于二年五月合成的）梁任公爲首領，松坡師事梁氏，故黨員亦視他爲有力幹部。然他的實際政治，與過去同盟會的前輩有相當的聯繫（民國元年，在國民黨共和黨之外有所謂統一共和黨，松坡爲總幹事，中多同盟會舊人，後歸併于國民黨）。戴戡是貴州人曾在黔任民政長巡按使，當時隨松坡同入滇，後率軍至黔，促成黔省的獨立。梁任公與此役的密切關

係，備見其著作中的自述：（如「國體戰爭躬歷談」「護國之役回顧談」等）然梁氏文字尙酣暢，多主觀，其頌蔡氏與自矜不無過當處。要其當羣醜喧于公庭，軍閥欺壓民意之際，發表名著以警國人，（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一文，在籌安會初起時發表）其後函電策劃，周旋南方軍人間，終始其事，（初爲都參謀，後爲撫軍之一）亦自足多。總之，唐繼堯首義之促成，劉顯世、陸榮廷輩之聯絡，以及攻討袁軍促使川省軍人的歸從，這一支力量的功績，是不可沒的。

二是西南數省軍人的力量。這一部分，我們不能以當時反袁的軍政重心，——護國軍的軍務院中撫軍多是西南各省將領，以他們如何有功於民國。尤其如廣東龍濟光的首鼠兩端，（初則陰受袁命，殺害善類，及見事衰於己不利，也宣告獨立）實爲這一反袁陣營中最可鄙的奸惡，即如陸榮廷的參加討袁，也是時勢環境所促成，且又別有用心。可是他們部下的將領，確有許多純潔的愛國分子，或久受革命主義之薰陶者。例如民二年贛寧之役敗後，贛軍中下級將領入滇投入滇軍者，不乏其人。所以松坡致任公信中有說：「滇中級軍官健者，如鄧泰中，楊泰、董鴻勳等，自籌安會發生後，憤慨異常，並探詢主張，以定進止」。照蔡氏所言，這輩人的督促，實在是決定唐繼堯起義的主力。滇軍中師長黃毓成，尤是堅決反袁有識的軍人，以此推想久受革命精神薰陶的軍人，其中下級將領必更多真誠爲保衛民國而奮鬥者，此外有革命宣傳策動物物的各省，也自然就有覺悟的軍人這輩不甚著名或無名的英雄，對護國之役的功績，應在出面附和宣告獨立的

將領之上。

三是國民黨的力量，那是民國成立以後自始即受袁世凱摧殘，而猶不斷與袁氏及其周圍的革命勢力作鬭爭的偉大革命力量。在此役發動以前，袁氏逆謀初彰，黨人在上海的舉義，已給袁氏以有力的打擊。而在這護國之役中，無論在事先的聯絡策動，或在發難後的實際軍事，皆有國民黨的舊人或新分子的參與。即各省的響應，也由於革命黨人四出活動的具體成績。

三、反袁革命運動的先聲

自民國二年贛寧之役失敗以後，袁世凱公然宣布解散國民黨，（十一月）國父鑒于袁氏遲早要由集權而更謀非分，積極謀振作黨的革命精神。于是在避居日本之中，于三年七月重行組織「中華革命黨」。那時袁氏已擅改約法，而上海討袁的密謀（三年夏襲寶山海門之舉）又敗，革命黨員多居海外。民國四年，鈕永建、李根源等國民黨舊人別有「歐事研究會」的組織，（歐戰是民國三年七月發生的）國內因不明瞭改組辦法而未加入的老同志，也與互通聲氣，隱隱也成為箝制袁氏的一種勢力。那時候，國民黨在軍隊中之勢力，幾被袁氏摧殘已盡，除粵桂滇黔四省外，各省多為北洋軍閥勢力所控制。四年八月，竟有所謂籌安會之設立，為袁氏稱帝張目。當時國父聞悉，即積極圖謀破壞，于十月發表討袁宣言。其時陳英士先生已自日返滬活動，國父更以各省須有革命宣傳與策動，乃派居覺生先生（正）赴山東，于右任先生赴陝西，朱執信先生赴廣

東，石青陽先生赴四川，夏之麒、毛福全等赴江西，運動起兵討袁。而李協和先生（烈鈞）之赴滇，也請得國父之同意。更爲籌餉起見，又派重要同志分赴菲律賓、南洋各地。此後有二件事，是革命史上值得大書而爲雲南首義之先驅的，就是上海鎮守使鄭汝成的被刺，（十一月十日）與肇和軍艦起義之役（十二月五日）。鄭是袁氏的爪牙，而肇和事件雖未成功，也給袁氏叛國以一重大的威脅。那時候，北京的羣醜已承袁氏的意旨，辦理所謂「國民代表決定國體的投票」，竟有所謂恭戴袁某爲「建極」的「中華帝國皇帝」之怪聞。（是九月至十二月十一日事）上述的二件事，却正給這輩怪物以一當頭棒喝，成爲雲南起義的先聲。與帝制運動必然失敗的信號。

四、護國之役的經過

當肇和軍艦舉義未成，陳英士先生與蔣委員長冒險犯難而得脫險之日，有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，剛是離開天津，同樣抱着反袁護國的熱忱，悄然南下，——那就是民初曾爲滇督，當時最爲袁氏所忌的蔡松坡先生。松坡是十二月二日秘密離津，在肇和舉義前三天。他的行程，是從天津下海過日本臺灣經安南以達雲南，於十二月十九日到了昆明。

當時國內各省，大部分皆在袁氏控制與北洋軍閥之下。甚至廣東的龍濟光也受袁氏金錢爵位所籠絡，廣西陸榮廷也多少受龍氏牽制，唯一不在袁氏勢力之下者，恐只有滇黔二省的軍隊。貴州自民元卽由滇軍入駐，而滇省軍人多是松坡的舊部或學生。所以在當是革命環境逆勢之下，雲

南首義最適宜的一省，而松坡又是策動最易奏效的一人。

可是國民黨先雖認清這種情勢，事實上已向雲南着其先鞭，原來李烈鈞先生，清末在雲南主辦陸軍小學，又曾在講武堂任教官，與滇省軍官多有關係。自從贛事敗後，遷居日本後，即早曾派人入滇活動。及到香港，又遣函勸說唐繼堯舉事，而最先到雲南與滇軍官秘密籌商的，則是方聲濤，（與李爲士官同學，癸丑事敗後走日）據說方氏到滇住在師長黃毓成家，就是在黃宅會見唐繼堯的，及至松坡到滇，以大義責唐氏，唐鑒部屬軍官的意向，舉義之意遂決。

蔡松坡以辛亥革命在滇舉義之功，任滇督二年以上，三年辭去，隻身至北平，杜門研究軍事，以避免袁氏的疑忌。袁世凱對他曲意籠絡，（先後委以特任將軍、參政、與高等軍事顧問職）蔡氏亦虛與周旋，以掩飾他與梁任公等反袁密謀的進行。據說一時曾沉湎酒色，示無遠志，不久又託詞至天津養病。袁氏防範稍疏，他遂與戴戡潛行離津，轉日南下。梁氏也隨後離去，於十二月十八日潛至上海，與滇中將領遙相策應。

蔡氏於十九日到滇時，李協和已先自香港到達，他們對唐氏的態度，同樣發生了決定的作用。二十三日，唐繼堯徵得劉顯世與陸榮廷之贊同，領銜聯電袁氏指勸進爲「作僞心勞」，斥改國體爲「冒犯叛逆」；接着又發電要求將帝制禍首十三人「明正典刑」，並限袁氏二十四小時答覆。袁氏左右正在倉皇中謀派兵入滇之中，雲南已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獨立，並電各省響應。

五年元旦，唐氏廢將軍巡按之名，恢復都督府，宣布五項主張，並成立護國軍，聲討袁氏叛國之十九大罪。（按出征軍初定名為共和軍，李協和先生以恐與政黨名相混不宜，那天是在護國寺開會而此二字恰有保護民國義，故定此名，此亦值得說明的）。

護國軍起初時，分爲一軍，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，統劉雲峯、趙復祥、鍾奇三師入川；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，統劉祖武、黃毓成、方聲濤三師，出滇南以攻桂粵；此外戴戡一軍，則入黔以夾攻四川。五年一月下旬，戴軍到貴陽，劉顯世方宣告貴州獨立。蔡氏所率之軍糧餉困絀，行軍費時日，待全軍到川時，袁世凱所派曹錕、張敬堯軍已雲集，苦戰于敘州瀘州間，頗有寡不敵衆之虞。那時廣西的地位很居重要，陸榮廷早受國民黨人游說，及袁氏調其軍職，遂於三月十五日宣布獨立討袁。這一着，使袁政府大受打擊。因爲這不但使欲連粵桂以攻滇黔之計不行，而且久受革命黨陶的粵省中下級軍人，也將起而促成龍濟光的反袁氏。

袁氏至此，鑒於大勢日非，民意不可侮，於三月二十一日以一紙命令撤銷帝制，另一方面則獨立反抗袁政府的省分日益增多，而且他們軍政機構的組織反加強了。其間廣東龍濟光怎樣受了四方壓迫，經過相當的周折，而終於宣告獨立，（四月六日）浙江湖南陝西各省怎樣先後獨立，唐梁蔡等怎樣與龍妥協，而組成兩廣都司令部，（五月一日）這裏都不遑縷述。那時各省既在要求袁氏「辭職以謝天下」，梁蔡等商議之後，又有五月八日軍務院在肇慶之成立，設撫軍十二

人，唐繼堯，岑春煊任正副撫軍長，爲護國軍統籌軍政之機構。發表宣言五通，聲勢日張。袁氏雖挽段祺瑞出組責任內閣，而大勢已去，不足收攬人心，卒以六月六日歿於新華宮。而馮國璋所召集的南京會議，也無形消散。此時獨立各省意見紛歧，川陝粵先取消獨立，唐繼堯所要求的恢復臨時約法與召開國會，既得黎元洪（依約法繼任總統）之同意，他們遂於七月十四日宣告軍務院撤銷，滇桂亦重行歸附北京政府。於是段祺瑞加命擔任國務總理的政府，重行建立，而護國之役，也就告一結束。

五、護國之役中革命的力量

護國之役自李烈鈞、蔡鍔先後入滇策動，到軍務院取消，先後約經七個月。論他的成績，總算是集結了當時各種未被袁世凱籠絡的清明力量，（並且使暗昧不明的軍人參加反袁，袁氏卵翼下的軍閥未敢公然附逆）推翻背叛民國，帝制自爲的袁世凱，恢復約法與國會，重行安奠民國。然而——惟這次護國軍屢入了各種宗旨不同的軍人，其動機未盡純粹；而袁氏去世以後，北洋兵軍閥勢力依然盤據北政府，釀成六年所謂「督軍團」迫黎總統解散國會，接著才有國父護法諸役，所以護國之役，實際在政治上很少盡了革命布新的成效。國父評論此役有云：

「經此一役，民國之名絕而復蘇，但……國人之意識，乃無異於辛亥。……丙辰之役（即指民五年之役）以爲但使袁世凱取消帝制，則民國依然無恙，其他袁所遺留之制度，不妨蕭規曹

隨，甚至袁摧毀與所解散之約法與國會，亦須力爭而後恢復。故辛亥之結果，清室退位而止；丙辰之結果，袁氏取消帝制而止。」（見自傳「討袁之役」一節）國父此言，可謂已道破護國之役，澈底的性質，而且說明了六年八月以後他所以不能不南下主持護法的背景。可是我們却不能因為此役參加分子的複雜，而忽略了他在革命演進中的意義，尤其要注意表揚的，此役自發動以至組設軍務院，其重心雖然別有所在，而國民黨革命的力量所以開導其先路，策動其舉義，參加其軍事，實有極深切的關係。我已提到刺鄭汝成與肇和事件為此役之先驅，並說到李烈鈞、方聲濤入滇的重大影響，這裏還要補充說明幾件。當蔡松坡之南來，沿途與國民黨舊人多接洽；（據說李烈鈞在臺灣已晤商一次）而且李、方二氏以外，李根源在香港，川滇軍人也有所策動。蔡氏到滇，又函邀張耀曾等西行。至於鈕永建、林虎二氏兩次入南寧，與陸榮廷接洽，於他的決志很有關係。其次西南各省中下級的軍民之明悉袁氏罪惡與積極討袁，又有有力革命同志在各省的宣傳，則其後山東、陝西之響應討逆，也多是他們策動的成功。

再說軍事，護國軍兩軍，第二軍是李烈鈞任總司令，（肇慶的軍務院初成立，李氏為撫軍之一）雖以交通關係，向東行進甚緩，但另一方面李根源，林虎等皆注全力驅除反革命及陳炯明（未叛變前）之護國軍在粵境各地攻略，並且以「中華革命軍」（國民黨改組後之黨部所主持的）名義所佔領的縣鎮至三十餘處之多，此外則運動若干軍艦的反正。他們深知龍濟光首鼠兩端，原

欲逐走龍氏擴充革命勢力，海珠之變，徐勤幾于被害，其後因梁公從陸榮廷之言，中途妥協。所以在護國軍軍事說，蔡戴各自奮戰袁氏固有足稱，而國民黨在軍事上之聲勢與實際活動，實爲促成兩廣獨立之一重要力量，也爲此後西南革命軍事打定了一些基礎。

六、結 言

護國之役，自其未發生前之先導，以至其結束後之後果，皆有本黨革命力量之線索貫穿于其間。所以我們說：這是國民黨會合了蔡、梁等政治集團與南方軍人之一種連合反袁運動，國父嘗說：「自民國二年至五年，與袁世凱奮鬥不絕」，這一役正可說是繼續多年不休之反袁諸役的收場，也可說是後來護法革命諸役的濫觴。

我們看一件事，不能因過重人的關係，而忘其事的本質；更不能只注意其本事，而忽略了其源流脈絡。民國四、五年間護國之役，決不是若干人所演的一件英雄故事，而是革命政黨連結其他力量之有計劃的對抗軍閥政客的運動。在國民革命史立場看來，它還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整個革命軍運動的一環。（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五、六日重慶「掃蕩報」）

四、雲南起義史實之回溯

周鍾嶽

今日爲雲南起義第二十八週紀念日。有史以來，雲南未嘗興兵爲天下先，有之，當自茲役